江門市荷塘話齊韻字讀 ɐu 的來源分析

伍智聰　羅言發
澳門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
314078210@qq.com

提　要　廣東省江門市荷塘話中古蟹攝開口三四等（齊韻字）韻母有文白異讀的現象，分別是 ɐu、ai、i 三讀。齊韻字在粵方言一般不存在異讀並主要以 -i 為韻尾，即使在現代漢語其他方言裡齊韻字讀 -u 韻尾這一情況也極為罕見。本文分析了荷塘話的 ɐu 和 ai、i 的歸字情況，認為有三個層次夾雜其中。根據歷史文獻及族譜推斷荷塘話的層次源自於早期閩語，演變過程則是韻尾丟落，再加上高頂出位完成變化。即第一步是 *ɯei → uei → oi（潮汕片），第二步是 oi → o（ɔ）（鶴山市雅瑤話），第三步是 o（ɔ）→ əu → ɐu（荷塘話）。荷塘話齊韻字的讀音走的是另外一條演變路徑，與一般閩語的變化不同。

關鍵詞　江門市荷塘話；四邑片方言；廣州話；蟹攝細音；層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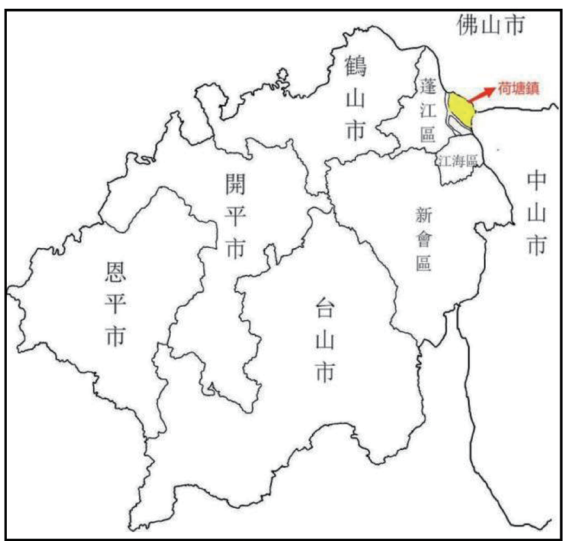
壹 引言

中古蟹攝細音字（包含“祭齊薺霽”四韻，以齊韻字為主，可統稱為“齊韻字”）的讀音在閩語中較為複雜，早期學者如李如龍（1985）、張光宇（1990）研究閩語齊韻字是為《切韻》的問題提出論證。隨著方言材料的補充與歷史分析法的發展，梅祖麟（1999）、吳瑞文（2002）、秋谷裕幸（2002）和陳忠敏（2006）設立齊韻字專題，從閩語角度去分析齊韻字的層次和構擬原始語。施俊（2013）和孫宜志（2016）從南部吳語觀察齊韻字的層次，並構擬原始語。齊韻字在粵語中則比較整齊，珠江三角洲的粵方言中，齊韻字的讀音一般無文白異讀。大部分地區讀 ɐi，小部分讀 ai、ei、ɔi，都是以 -i 為韻尾。因此一般人不會認為珠江三角洲的粵方言的齊韻字有層次方面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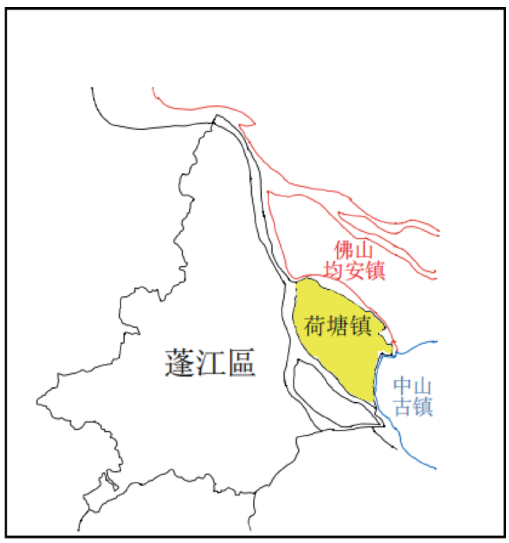
本文發現荷塘話齊韻字有多個語言層次，讀音分別有 ɐu、ai、i 三種。此特點不同於大部分粵方言齊韻字只有一種讀音並主以 -i 為韻尾的情況。荷塘鎮隸屬廣

東省江門市蓬江區，其方言系歸屬於四邑片[1]。地理位置上也有特點，它的西南和西邊鄰近亦屬於四邑片的江門市江海區和蓬江區，東北邊鄰近屬廣府片的佛山市，東南貼近屬香山片的中山市。見圖一和二。辛世彪（2002）和容慧華（2006）對荷塘話有過專文研究，二文都有對荷塘話齊韻字的 ɐu 讀音進行過描寫。辛世彪認為齊韻字的 ɐu 讀音從鶴山市雅瑤話齊韻字的 ɔ 讀音演變而來，並表示 ɔ → ɐu 是明清時期的變化。不過辛世彪未有解釋雅瑤話 ɔ 的來源，也未有解釋齊韻字為何有三種讀音。本文嘗試作這一嘗試。

圖一 荷塘鎮地理位置



圖二 荷塘鎮周邊的地區



經過深入的田野調查[2]，筆者發現荷塘話齊韻字存在文白異讀。陳忠敏（2013）書中第四章第一節“層次的定義”中提出，“不能用條件音變和詞彙擴散理論來解釋的語音變異，可以用歷史層次分析法來解釋”。從音理上來說，-i 韻尾轉變成 -u 韻尾，從歷史演變和詞彙擴散的角度解釋都比較困難。據此，本文試圖用歷史層次分析法來解釋江門市荷塘話齊韻字 ɐu 的讀音來源。

1 四邑片，是粵方言的分片，《廣東粵方言概要》提出四邑片主要分佈在台山、開平、恩平、新會以及鄰近的斗門縣、江門市。

2 本文田野調查於 2021 年 進行，共四位江門荷塘話發音人。1. 胡德根，性別男，年齡 75 歲。原籍：廣東省江門市荷塘鎮六坊石門村。2. 胡建歡，性別女，年齡 79 歲。原籍：廣東省江門市荷塘鎮篁灣隔嶺村。3. 高順連，性別女，年齡 40 歲。原籍：廣東省江門市荷塘鎮霞村。4. 伍智聰，性別男，年齡 24 歲。原籍：廣東省江門市荷塘鎮篁灣隔嶺村。

貳 荷塘話齊韻字讀音層次分析

齊韻字在廣州話讀 ɐi，四邑片方言地區多讀 ai、ei，都以 -i 為韻尾，而荷塘話齊韻字有 ɐu、ai、i 三讀。四邑片中的雅瑤話有齊韻字是以 ɔ 作為韻母，如雅瑤話“洗 sɐi^{13}”、“溪 k^{h}ɔ^{55}”，這都與荷塘話相似。見表一。

表一 廣州話與四邑方言[3]齊韻字對比

例字	廣州市區	江門荷塘	台山台城	開平赤坎	鶴山雅瑤
洗（心母）	sɐi^{13}	ɬɐu^{55}	ɬai^{55}	ɬai^{55}	ɬɔ^{55}
米（幫母）	mɐi^{13}	mɐu^{55}	mbai^{55}	mbai^{55}	mɔ^{55}
溪（溪母）	k^{h}ɐi^{55}	k^{h}ɐu^{24}	k^{h}ai^{33}	k^{h}ai^{33}	k^{h}ɔ^{33}
細（心母）	sɐi^{33}	ɬɐu^{33}	ɬai^{33}	ɬai^{33}	ɬɔ^{33}
齊（從母）	ts^{h}ɐi^{21}	t^{h}ɐu^{21}	t^{h}ai^{22}	t^{h}ai^{22}	t^{h}ɔ^{12}
契（溪母）	k^{h}ɐi^{33}	k^{h}ɐu^{33}	k^{h}ai^{22}	k^{h}ai^{22}	k^{h}ɔ^{22}

荷塘話韻母為 ɐu 的齊韻字主要集中在精組、部分幫組和見組的開口字，其他都讀 ai 或者 i。因 ɐu 音與 ai 或者 i 音的關係明顯跟條件式音變、詞彙擴散的規律相去較遠，本文嘗試據陳忠敏（2013）層次的定義來排列分析荷塘話齊韻字的讀音層：（這裡的下劃線表示同一類的字，不表示文白）

i 讀音層

閉陛臍批（一批）替（替身）禮（送禮）計（夥計）

ai 讀音層

迷謎低底帝梯體涕剃屜題提蹄啼弟第遞泥黎麗隸劑雞繼奚批（批發）替（替換）禮（禮讓）計（計算）濟（tsai^{33}）啟（khai^{55}）契（khai^{33}）系（/hai^{22}）

ɐu 讀音層

米妻砌齊西犀洗細婿稽溪繫係濟（tɐu^{33}）啟（khɐu^{55}）契（khɐu$^{33/}$）系（hɐu^{22}）

3 四邑方言語料取材於詹伯慧 張日昇《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1987）。

表二 江門荷塘話中古齊韻字的三類讀音

齊韻字	三類韻母	沒有異讀的字（字後是聲母）	據詞彙條件的一字兩讀	一字兩讀的字
第一層	i 讀音層	閉 v 陛 p 臍 t^h	批（一批）替（替身） 禮（送禮）計（夥計）	
第二層	ai 讀音層	迷謎 m 低底帝 l 梯體涕剃屜題提蹄啼 t^h 弟第遞 t 泥 n 黎麗 l 隸 t 劑 ts 雞繼 k 奚 h	批（批發）替（替換） 禮（禮讓）計（計算）	濟啟契系
第三層	ɐu 讀音層	弊 p 米 m 妻砌齊 t^h 西犀洗細婿稽溪 k^h 繫係 h		濟啟契系

陳忠敏（2013）提到鑒定語音層次方法有四點：（1）能用語音條件來解釋的變體反映了同一層次的音變；（2）文白異讀屬於不同層次；（3）同源同形多音字且不反映構詞形態、訓讀、避諱等的也是不同層次的變異；（4）相同的古音來源，卻有兩套不同的對應。這兩套對應出現的語音環境又不是互補的，這也是反映語音層次的不同。

從這四點檢驗中，第（1）點，“陛 pi^{22}”和“弊 $pɐu^{22}$”有對立，“梯 t^hai^{24}”和“妻 $t^hɐu^{24}$”有對立。所以 i、ai、ɐu 韻母不是條件變體，不屬同一層次。第（2）點中，“濟啟契系”四字是文白異讀的關係，再說明了 ai 和 ɐu 是不同層次。第（3）點中，“批替禮計”不反映構詞形態、訓讀、避諱等，也是不同層次的變異。第（4）點中，“濟啟契系”一字有兩讀，而且是音類性質的，證明 ɐu 和 ai 在不同層次。由此可知，荷塘話齊韻字有三個語音層次。從發音人內省的角度得出 ɐu 屬白讀，是早期讀音層。ai 屬文讀，是中期讀音層。而 i 極可能是晚期最新進入的一層。

建立語音層次的證據，還需依靠周邊方言間的語音層次對應。上文提到的鶴山雅瑤話齊韻字跟荷塘話有讀音相似的情況，而雅瑤話齊韻字是否也有文白異讀是問題的關鍵。筆者親自去了鶴山雅瑤鎮進行田野調查，發現雅瑤話齊韻字也有文白異讀的現象，分別是 ɐu、ʌi、ei 三讀。雅瑤話讀 ɐu 音的齊韻字也是主要集中在精組、部分幫組和見組的開口字。以下排列雅瑤話齊韻字的讀音層：

i 讀音層

批閉陛迷謎涕遞臍犁（工具）黎（黎民）計（夥計）

ei 讀音層

低底梯替剃泥犁（犁地）黎（姓氏）計（計算）麗（lei^{22}）齊（$thei^{22}$）繼（kei^{22}）

契（khei^{22}）

ɔ 讀音層

米帝體提蹄啼弟第禮隸擠濟妻砌西犀洗細婿稽溪雞啟溪系麗（lɔ^{22}）齊（t^{h}ɔ^{22}）繼（kɔ^{22}）契（k^{h}ɔ^{22}）

表三　鶴山雅瑤話中古齊韻字的三類讀音

齊韻字	三類韻母	沒有異讀的字	據詞彙條件的一字兩讀	一字兩讀的字
第一層	i 讀音層	批閉陛迷謎 涕遞臍	犁（工具）黎（黎民） 計（夥計）	
第二層	ei 讀音層	低底梯替剃泥	犁（犁地）黎（姓氏） 計（計算）	麗齊繼契
第三層	ɔ 讀音層	米帝體提蹄啼弟第禮隸擠濟妻砌西犀洗細婿稽溪雞啟溪系		麗齊繼契

“犁黎計”字反映了同形字在不同詞彙環境中有不同的讀音，就如北京話“落”字有多個讀音，“降落”時讀 luò，“落下病根”時讀 laò，這兩個讀音反映兩個層次。而“麗齊繼契”有文白異讀，分別是 ei 和 ɔ，證明兩個是不同層次。這得出雅瑤話齊韻字有 ei、 i、和 ɔ 三個讀音層，這三個讀音層分別與荷塘話齊韻字的三個層次相對應。由此，通過周邊方言間的語音層次對應，本文可以證明荷塘話的齊韻字有層次存在，分別是 ɐu、ai、i 三個讀音層次。

叁　荷塘話齊韻字歷史層次分析

李小凡（2015）在討論閩粵方言的歷史層次時提出“一個音類的歷史層次多可分為音系內部自生的和從外音系移借的兩類，但也可以都是自生的或都是移借的，還可能是二者的融合體。”筆者認為荷塘話齊韻字的 ɐu、ai、i 三個層次是外音系移借的一類，與閩南話底層相關。陳忠敏（2013）提出閩南話齊祭韻相混組有三個層次分別是 ue、i、e，其時間順序是 ue 讀音層（早期）、i 讀音層（次早）、e 讀音層（晚）。本文通過與閩南話 ue 讀音層（早期）歸字比較，發現荷塘話 ɐu 讀音層、雅瑤話 ɔ 讀音層與閩南語 ue 讀音層（早期）的歸字相符，見表四。從表四可以發現荷塘話和雅瑤話的齊韻字的主元音跟潮州、廈門閩南話相近。再者《五

邑文化探源》記載從南宋晚期開始持續到清代才結束，有來自珠璣巷的福建人遷移到荷塘鎮，分別是容、劉、余、朱、李 5 族。《新會鄉土志》中的族譜一章也記載元明清時期許多福建人遷移到四邑，其中荷塘鎮也有記錄。這可以證明荷塘話和雅瑤話齊韻字層次源於閩南話音系移借的概率較大，荷塘的 ɐu 讀音層和雅瑤的 ɔ 讀音層是外音系移借，源自閩語的概率較高。筆者猜測移借時期在元明之間，自身演變時期在明清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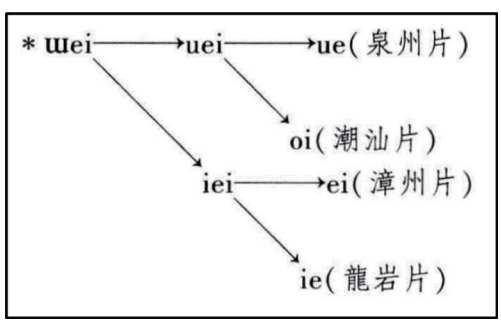
表四 閩南話、鶴山雅瑤話、江門荷塘話齊韻字對比[4]

	細	齊	洗	溪	契
廈門話	sue^{11}	ts^hue^{24}	sue^{51}	k^hue^{24}	k^hue^{11}
潮州話	soi^{213}	$tsoi^{55}$	soi^{53}	k^hoi^{55}	k^hoi^{213}
漳州話	sei^{11}	$tsei^{213}$	sei^{53}	k^hei^{55}	k^hei^{22}
龍岩話	sie^{21}	$tsie^{33}$	sie^{53}	k^hei^{35}	k^hie^{21}
鶴山雅瑤話	ɬɔ33	$t^hɔ^{12}$	ɬɔ^{55}	$k^hɔ^{33}$	$k^hɔ^{22}$
江門荷塘話	ɬɐu33	$t^hɐu^{21}$	ɬɐu^{55}	$k^hɐu^{33}$	$k^hɐu^{33}$

ue 讀音層（早期）在閩南話各片有不同演變。陳忠敏（2013）將 ue 讀音層（早期）進行原始擬音和列出各片不同的演變路徑（見下圖四）。其中泉州片和潮汕片的演變，認為“ɯ 是非正則元音，容易發生音變，它往後跑可以變為後高圓唇元音 u，也可能往前走，變為前高不圓唇元音 i。以後的音變是 uei 在泉州片裡韻尾 i 脫落變為現在的 ue，uei 在潮汕片裡其中的 ue 合音為 o，所以現在的讀音是 oi。”

這裡 ue 讀音層（早期）中的潮汕片 *ɯei → uei → oi 應是雅瑤話齊韻字 ɔ 音的源頭，期間自身演變中脫落韻尾 i，演變鏈為 *ɯei → uei → oi（潮汕片）→ o（ɔ）（雅瑤話）。

圖三 原始擬音及演變路徑圖



4 閩南話語料取材於陳忠敏《漢語方言語音史研究與歷史層次分析法》（2013）。

而江門市荷塘話的演變更進一步，進行高化分裂變成 ɐu 讀音，完成音變。鄭張尚芳（2002）描述古漢語長元音高化分裂複化過程，曾舉例：一等侯韻在吳音、朝鮮皆為 u，漢音為 ou，越南為 ɐu。其連起來可以反映出構擬的上古長元音高化分裂複化過程 o → əu → ɐu。在越南話中有 a、ɐ 元音的長短對立，自然一等侯韻讀 ɐu 是配合整個音系的系統進行演變。辛世彪（2002）齊韻字的 ɐu 讀音從雅瑤話齊韻字的 ɔ 讀音演變而來，也有道理。據以上論點，筆者認為荷塘話齊韻字的 ɐu 讀音源自雅瑤話 ɔ 讀音，進行了鄭張尚芳所提出的跟一等侯韻 o → əu → ɐu 的高化分裂複化相類似的演變過程。而且，荷塘音系格局中缺少 əu 或者 ou 韻母，卻只有語音上跟 əu 接近的 ɐu 韻母，高化分裂只能落脚到 ɐu 韻母上去了。結合辛世彪（2002）認為荷塘話 a、ɐ 元音的長短對立格局越來越強的觀點，我們也不排除 o 直接變成 ɐu 的可能。系統為配合整個音系進行系統性演變，演變過程可能為 o（ɔ）（雅瑤話）→ əu → ɐu（荷塘話）。若加上原始閩南語的路徑，整體演變過程應為 *ei → uei → oi（潮汕片）→ o（ɔ）（雅瑤話）→ əu → ɐu（荷塘話）。

肆　結語

江門荷塘話齊韻字有文白異讀，本文通過歷史層次分析法，證明江門荷塘話齊韻字具有 ɐu 和 ai、i 三個讀音層次。而江門荷塘話齊韻字 ɐu 讀音層、鶴山雅瑤話齊韻字 ɔ 讀音層與陳忠敏（2013）提出閩南語 ue 讀音層（早期）歸字與格局相符，則這兩地齊韻字的讀音源自閩南音系移借的可能性較高。再者有歷史文獻和族譜紀錄從南宋晚期開始有人福建人遷移到四邑，並持續到清代。筆者認為江門荷塘話齊韻字 ɐu 讀音層和鶴山雅瑤話齊韻字 ɔ 讀音層是元明時期進行音系移借，自身演變過程預測在明清期間。自身演變過程中，鶴山雅瑤話齊韻字 ɔ 讀音層在潮汕片齊韻字 oi 讀音層的基礎上脫落韻尾 -i，演變鏈為 *ei → uei → oi（潮汕片）→ o（ɔ）（鶴山雅瑤話）。江門荷塘話齊韻字 ɐu 讀音以鶴山雅瑤話 ɔ 讀音為基礎，然後走了鄭張尚芳（2015）提出的一等侯韻 o → əu → ɐu 高化分裂複化過程。並且江門荷塘話韻母格局不存在 ou、əu 這樣的韻母，於是 o 的高化分裂最終只能落腳到 ɐu 上來了。不過，為顯示漸變性，演變過程列為 o（ɔ）（鶴山雅瑤話）→ əu → ɐu（江門荷塘話）比較穩妥。而整體演變過程則是 *ɯei → uei → oi（潮汕片）→ o（ɔ）（鶴山雅瑤話）→ əu → ɐu（江門荷塘話）。

本文發現了珠江三角洲中某些閩粵混雜的方言存在齊韻字有不同讀音層次的

情況也發現了齊韻字讀 -u 韻尾而不是 -i 韻尾的這一罕見現象。通過歷史層次分析法和地方史史料挖掘兩種方法來判斷江門荷塘話齊韻字 ɐu 讀音層是應源自閩南語音系。閩南語齊韻字移借到粵方言後，齊韻字讀音產生進一步演變。筆者的觀點與辛世彪（2002）觀點吻合，但本文通過詳細史料和使用層次分析法來補充其不足，推導演變過程並找出齊韻字讀 ɐu 的源頭。

參考文獻

陳忠敏 2006 〈論閩南話齊韻的讀音層次〉，《語言暨語言學》專刊外編之六，台灣，台灣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

陳忠敏 2013 《漢語方言語音史研究與歷史層次分析法》，北京：北京中華書局

甘於恩 1997 〈廣東鶴山雅瑤方言〉，鄧景濱主編，《漢語方言論文集》，香港：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

甘于恩 邵慧君 1999 〈廣東四邑方言語音特點〉，《方言》，第 2 期

黃劍雲 1990 《台山方言：廣州話普通話對照》，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李　榮 1956 《切韻音系》，北京：科学出版社

林倫倫 陳小楓 1996 《廣東閩方言語音研究》，潮汕：汕頭大學出版社

李如龍 1984 〈自閩方言論四等韻無 -i- 說〉，《音韻學研究》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

李小凡 2015 〈閩粵方言古濁聲母的文白異讀和歷史層次〉，《語言學論叢》第五十輯，北京：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

梅祖麟 1999 《閩語、吳語和南朝江東方言之间的關係》，未刊稿本

秋谷裕幸 2002 〈閩語和其它南方方言的齊韻開口字〉，丁邦新、張雙慶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容慧華 2006 《江門荷塘話語音研究》，中山大學碩士論文

施　俊 2013 《南部吳語韻母的歷史層次及其演變》，浙江大學博士論文

孫宜志 2016 〈南部吳語齊韻字的讀音層次及演變〉，《中國語文》，第 3 期

譚　鑣 1908 《新會鄉土志》，粵東編譯公司

吳瑞文 2002 〈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个層次〉，《語言暨語言學》，第 3 卷 1 期

辛世彪 2002 〈新會荷塘話音系特點及分析〉，李如龍主編：《漢語方言研究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張光宇 1990 《切韻與方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詹伯慧 張日昇 1987 《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對照》，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詹伯慧 2002 《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鄭張尚芳 2002 〈漢語方言元音大推移及後續變化的類型〉，《語言學論叢》第十輯，北京， 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

Historical hierarchies of ɐu in the characters of Qi rhyme in the dialect of Hetang, Jiangmen

WU Zhicong , LUO Yanf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Macau
314078210@qq.com

Abstracts

In the Hetang dialect of Jiangm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there are multiple pronunciations of the rhymes of the Middle Chinese “qiyun characters”, which are ɐu, ai, and i. In Cantonese, these characters usually have only one pronunciation and mainly end in -i, but in Hetang, these characters end in -u, which is extremely rare even in other dialects of modern China.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inese characters corresponding to ɐu, ai, and i in Hetang, and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three historical phonological levels involved.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genealogy, it is inferred that the hierarchy of Hetang dialect originated from the early Min dialect.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is rhyme-final drop, coupled with the change of high vowels from units to complex vowels to complete the change.That is, the first step is *ɯei → uei → oi （Chaoshan dialect）, the second step is oi → o（ɔ） （Heshan Yaoyao dialect）, and the third step is o（ɔ） → əu → ɐu （Hetang dialect）.The pronunciation of Qiyun characters in Hetang dialect follows a different evolutionary path,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changes in general Min dialects.

Keywords: Jiangmen Hetang dialect, Siyi Piece dialect, Guangzhou dialect, Qiyun characters, Hierarchical analysis method.